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廣譬

志二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
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
兼控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
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
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
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
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交虛
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從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

抱朴子外三十九
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筭以

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舊寫本空白一字

支離養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淡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

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

離公且不能與伯氏跟絳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

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

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

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

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
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
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
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為
鬪設故雋生不釋劔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瑤不以居深而
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
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上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

之福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珽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

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沒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于將羔犢之犯虓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芟斲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皇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

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虛鵠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蓼而去繁柯、敗源失本、豈不枯沘、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竝芳、味不等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飈謚氣、則轉蓬山、峙脩網、旣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虯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治、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覲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藏本脫非字各本有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辦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

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聞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彝倫攸斃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創執
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
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
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
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
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
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藏本作盛從不
舊寫本改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千化矣是以書有世
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
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
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誹之
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
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
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
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
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
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

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

本無之字從羣書治要補

乎穴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鯢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群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鯁鯁褻絳刺於淵洿鴛蹕駿駉於坳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

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拍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覩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蹶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與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燄。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勲。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樞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掠禽雖瑇瑁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旣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䟽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

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萎羶虎虓闕不能威蚊
蚩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舊寫本不情者眾善

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舊寫本而止則必臻乎峻嶺

矣積善從舊寫本改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

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

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

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

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味進忘退所以

危我身也聚蠍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蜺所能招也颯風為虎

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

玉帛幽求則巨國之後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陔谷以卑安

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

應侯韜竒於溺箕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

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

屈乍伸者良才所以候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肖為銜鼠之唳天舊寫本

玄蟬之潔飢不願為蜣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颯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剗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刃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縉致者必蚪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滄處貴者匙矰羸

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日藏本作里今從舊寫本改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罟蛟集鷹首則厲

鱗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睨藏本作議從舊寫本改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鼃長講

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竅之燔熱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干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竝伐未若雷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有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有蟻徑以

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輪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華朱颯鏤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曠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

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
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
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
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
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
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解所投矣茫茫乎非跬
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
遼邈而不與藏本擠接舊寫
本空白一字其曠死生大矣而不
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
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
適己眞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準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
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
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
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
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
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

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斃風教不積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沈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眞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間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摛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積之落暉不能照山東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崩

厥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鈎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沈故袞藻之粲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跣之鄉繩墨之匠獲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忘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讐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當作財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望磨之力；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蒞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眇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尚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

庾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

品或浩漭而不淵潭或得專精而辭鈍違物理而文

工藏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聞於

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囁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竝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

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

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馳知忘味之九成雅頌

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

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

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

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

有遠近駑銳不可疑此下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

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遞世塗之凌夷通

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肴糧之用蒞

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

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

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

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迴弱也繁

華曄曄則竝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

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

葛氏此書頗自編
譬煩言冗之病

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循本

志三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泄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

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濶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也。林言謙惠以資乘。雖不崇。而零。與。雖。大。曾。公。之。來。謝。官。之。際。不。替。而。深。不。六。之。願。且。以。誰。謝。也。其。基。益。茂。其。末。必。窮。其。財。陳。燕。之。丈。不。命。而。難。也。于。之。本。也。莫。好。無。本。而。指。立。畫。且。以。為。短。其。高。也。新。之。本。也。雖。非。銀。山。之。本。也。謝。行。文。學。各。有。其。本。也。謝。千。日。文。京。皇。朝。各。師。則。之。本。也。謝。謝。深。謝。謝。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應嘲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繫於胃聞。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宜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駮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者也。鬼谷終隱。

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剝土梓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

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彌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龔流遁之間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濶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閒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

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竒以誑俗何異乎畫敖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鑿管青鑄騏驎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上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雖余曰夫瓊瑤以寡爲竒積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沔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

丘垤之位，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當作木竦於都廣。沈鯉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

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義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竝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

文豈患莫賞而滅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食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著紙為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藏本作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

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倣真而亦有兵畧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剔足患蕘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引麗汪濊，然
 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
 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
 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
 遂躒躒於泥潭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藏
作彼舊寫本空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
白今從盧本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
 之邪徑，風格高巖重，勿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
 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拾曜夜
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癡助教之言猶彼操
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
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藏本作亂從精
舊寫本改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
數於億兆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
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
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
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
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荅曰至可棄而魚未獲則
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
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
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
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
鉛鋌舊寫本
作刀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
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

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
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
聲之稱廢馬干駟而騏驎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
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
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
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疑
下有脫舊寫本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
作具貴亦有脫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
因素地珠玉之託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
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
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
鴛蹇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

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髻鬣詣
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
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
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
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
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
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志四

正郭

抱朴子曰稽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荅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閒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

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
見准
各本
作推
慕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
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
龍鳳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
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舊寫本日月者耳非
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
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臞載臞
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究藏本作
舊寫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
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故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
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

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
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
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
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藏本作流橫吾其
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
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
不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隋商洛蕭泛五湖
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
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洿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
不暇温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
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

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人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
自街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
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
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
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
熠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
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
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爲祕丘之
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
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
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益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

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逐鴻鵠焦

冥之方雲鵬鼉鼉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

俗之才無固藏本作用從舊寫本改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

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

退心希榮利未得舊寫本空白一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

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恂

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

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竝日月原始見終且

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

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

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

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
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
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
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木
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
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肖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
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
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
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稽生又曰林宗存爲一
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
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爲異

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

寡和平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生

藏大舊

主從褒過

耳故太傅諸葛

藏本有公字從舊寫小刪

元遜

林宗隱不修

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

吹巷議以爲辯

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

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

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

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

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

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

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

藏本作折舊寫其
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為

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甲從清談間閭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御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

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

逃不仕者

藏本作也舊寫本作者也

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

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為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竝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大兒呼楊脩為小兒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食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顙悽

愴哀歎恍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
 歷視稠衆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
 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
 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
 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蕤擊鼓間
 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荆
 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
 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與共藏本作共其無與距
 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
 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持藏本作柱今刀兒視之者此
 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

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衡藏

無衡字從舊寫本補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

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

錄所作之本也以比較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

請衡更作衡即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

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

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

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

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

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

其名耳我一覽尙記之卽爲暗書之未有一字石缺
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
省可下缺雖藏本作難今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
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駸刺迷而不覺故
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
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嚙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
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
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
無如何朽木鉛鋌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
荆楚閒終陷極害此乃衡懼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
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

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
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志五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
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諄諄言舊寫本作然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疆

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
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

屬役御由乎爭疆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
混茫以無名為貴群生以得意為歡故剝桂刻漆非

木之願拔鵠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
軌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本

作伐根之生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
今從舊寫本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竝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
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
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
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
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
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
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
棲息於庭宇龍鱗群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虺可執
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

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厲
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胷機心不生含舖而熙鼓腹
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
嚴刑以爲坑穽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旣衰尊卑
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絃冕立黃之服起土木於
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
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
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藏本作崇從舊寫本改日遠背
朴彌增尙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
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刻銳之器長侵
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鈇恐不利盾恐不厚若

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
 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舊寫本諫
 者脯諸侯菹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
 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
 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君臣
 既立眾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
 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
 開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
 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味既闕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
 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
 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
 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窟毛血是茹結草斯
 服人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庶體廣
 廈稷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蒞物良宰匠
舊寫本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
 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
 天或結罟以畋漁或贍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
 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
 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

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
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
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
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
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
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
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
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
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
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
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

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
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
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
若今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
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
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
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
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
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
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
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

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
 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
 負戴棄鼎鉉而為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
 裸以為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
 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
 而不寒資藏本作肴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
 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芋藏本
作茅今從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
舊寫本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
 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
 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

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埽
 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
 罪九伐以討大愆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彘倫之不敘
 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
 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令放之
 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
 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家為夷齊人皆柳惠何
 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
 棄柂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
 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
 率性藏本作率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
從舊寫本改

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獮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輦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墮，而臣驕，城嚴則役重。

騎當作驕

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懼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猶以爲泰。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爲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軸之空。

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讐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櫛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

申令以下九字疑有脫誤

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有文此下乃抱朴子駁難之辭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離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
荅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云

鮑生曰藏本連屬上文今從舊寫人君採難得之寶

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賦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

藏本以抱朴子提行今改連上文後放此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

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捐

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

其不汙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

翡翠之羽網璫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嶠漢亦可知矣

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

以周公辨貴賤上下之異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

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
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
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
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

矣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

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

爾崇陽字疑衍藏本爾崇奉祖廟祇承大祭供立統

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

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

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
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
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
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
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
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
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
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
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舊寫本者衆鮑生
乃歸咎有君若夫藏本作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
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官

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
起則事有失所卽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
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
無網乎

鮑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況又加之以斂賦藏本

賦從舊重之以力役飢寒竝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作收

寫本改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

舊寫本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

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藏本

從舊寫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
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

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

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吳肝食將何為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遠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彘倫敘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

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未服藏本作朱服從舊寫本改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抱朴子

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擣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義和之晷靈禽嚙喙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觀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澤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

何者、鮑生謂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主母之環以爲富也。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蚋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

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治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

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析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

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

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獾曲其

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

欲棄甲冑、以遏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藏本遏作進

舊寫若令甲冑旣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旣壞、而衝鋒

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

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荅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

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蚘蚋之不鈞、吳楚之交、兵

藏本作反兵從舊寫本改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

素手裸跣下有脫文疑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
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刑劓者
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
獄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
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
而爲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
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邪又云田蕪
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
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厄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
賦稅藏本作求從舊寫本改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
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

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
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犂之巧
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
君之時乎從遠則甫侯以下二百七十字疑當在本篇前半未敢輒移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志六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

莫厚乎知止抱盈居冲

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
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
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
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緝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觀堅
冰於未霜徘徊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纏舟弭楫於衝風
之前瞻九轄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
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
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以欲

不能蠶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真清澄苟無私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兔免訖舊寫本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鼎簪之術覩越種之閭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轉矜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許於兼會或倡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踟高路厚猶不免焉公且之

放仲 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肯乎無辜樂

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

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唇辱

已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

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

而且安美名厚 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

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藏本作斯

從舊寫本改榮將速身禍救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

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雛徊翮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跡

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

者猶宜使忠況自爲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心也

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
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
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以舊寫本乎夫
筴奔而不止者勢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沈溺
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
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
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
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
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
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喪不
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

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
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蹙以吞醢由乎迹之有
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居陰動無遺蹤
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況乎揭日月以
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
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
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
瘁之端日中則吳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
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積壞惟憂矣近取諸
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
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思者

乎蚊蚋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碎而爲齧此言大
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
不慮讐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
茹柔委曲繩墨則忠舊寫本空喪敗居此地者不
亦勞乎是以身名竝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
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
豔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
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和
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醺醪不撤仰登綺閣俯
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灑漚朱
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沈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

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
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託於後乘嘉
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
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
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
相爲朝暮冝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
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敘兆民非我
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
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熱滯其

有憾乎。

抱朴子荅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沈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沈間淳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珣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

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豔，棲鴻待衝騰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躡，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貢虎臥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識藏本作適從舊寫本改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

疏數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豈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胷中率藏本作卒從舊寫本改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

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泊意林作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

窮覽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

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墨藏本作道從意

林改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

舊寫本作衝壁、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

一之無咎、意得則齊荃、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

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

穎而如訥、韜修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
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
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
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泊先生荅曰、吾特收遠名於
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
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醜身卑而言高、雖是不
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
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
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
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
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

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
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

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誦

藏本作訟從
舊寫本改

諸子

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
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清商
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
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杭
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
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閒、旣玷
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志七

自敘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為文。

藏本作文為從舊寫本乙轉

訟功而官以文私

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
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
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
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卽策爲驃騎營
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
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
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
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
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
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
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藏本作史從舊寫本改才仕吳

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
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
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
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
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
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
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
九有同賓藏本作實從舊寫本改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
太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藏本無正字肥作縣脫從舊寫本補改
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

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
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
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
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
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
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
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
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
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
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
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

少文疑當作少年

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
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
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旣
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
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
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
及算術九宮三棊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
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
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
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
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

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
疑有脫誤

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欲藏本作故從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自藏本作具從舊寫本改。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積。但念損之又損。為乎無為。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也。有脫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縊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本作身促轉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

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閉居。守靜華門而無趨從之所。藏本作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而不恕。藏本作怒從其乏役也。不曉謁。有脫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

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
多慕豫親之好推闡室藏本作至從舊寫本改之密洪以為知
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兆舊寫本作
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
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
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
洪為傲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
不聞藏本置作之舊寫本作毀今從虛本至患近人或恃其所
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
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
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藏本作家從舊寫本

改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

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舊寫本存字空詳而

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可藏本無不字與

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

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

不得已藏本無已字從舊寫本補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

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

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

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

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

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

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舊寫本謂字空白疑有誤良守善者，用舊寫本用字時或齋酒餽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荅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有字當誤舊罪人之賂，或當作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疑作或挾使民丁以妨本作妨以從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

地，劫孤弱之業，恣恫官府之間，以窺培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以逮藏本以從舊寫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舊寫本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舊寫本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

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藏否使阜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乎平舊寫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今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而而字從舊寫本補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

前之所論乃有所鑒
而云然此二語則平心
之論
無以近人四字疑有誤

賣疑當作遺

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且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且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舊寫本燭之明而輕評人藏本作人評從物是皆賣賣字疑舊寫本空白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藏本作鎮業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

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
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捩得衆者洪
卽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
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
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
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
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
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
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
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
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

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

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

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本作居道從意林及晉書改下放此見用爲廣

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

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

停廣州頗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

得而不可頓合其閒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

譬如寄客旣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

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

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

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

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
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
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藏本作不從絕棄世
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
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勢之域。藏本作貴
舊寫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
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
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
欲以違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
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
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

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代。本脫於代二至于

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

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

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

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便呼藏本作手

本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爾。藏本作示從作文章

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

百。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

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

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

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

投字疑誤

不數二字疑有誤

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僊傳十卷
又撰高尚藏本作上今從舊寫本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
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
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
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閒得失世事
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論藏本作典目從舊寫本改自敘末
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
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有脫又擲瓦
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鬪雞鶩走狗馬見人博戲
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

至今不知碁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
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
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
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恥
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
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
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
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多召悔委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
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
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

前云其言其所不用
此乃言其所用矣

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
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
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
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
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
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巧
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
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
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過藏
脫過字從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
舊寫本補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

嘗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節子書令
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
不就薦名琅邪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
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
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
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
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藏本作詔從討賊以
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
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
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
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

以當作似

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認命
焉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
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
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穆藏本作
寫本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
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
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
改旬而凋墜雖飛騰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
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烟藏本作烟從舊寫本改黃髮如激箭之
過隙况或未萌藏木作明從舊寫本改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
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

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勲
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
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
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
跡與眾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雖坦
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鳴上不能騰揚匡
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
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
將來之有述焉

壬寅正月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